

# 丰年之路

曾臻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 目录

序 / 二月河 / 1

自序 / 5

引言 / 001

## 上部

雪舞丰年 / 007

自在童年 / 012

红色启蒙 / 024

青涩的季节 / 054

淬砺 / 061

“社惊”中讨生计 / 071

叛逆 / 104

婚姻 / 111

救赎 / 115

小家温饱 / 127

队长之任 / 137

## 下部

春风化雨洒江天 / 159

求贤 / 175

业兴惠乡邻 / 184

血刃病魔 / 198

站着要为百姓当伞 / 204

艰难蜕变 / 221

历史性跨越 / 247

好男人 / 269

董事长 / 274

拓荒牛 / 289

我的父老乡亲 / 302

守有恒业 / 310

踏平坎坷成大道 / 334

普法倡德 / 342

上善若水 / 356

民和年丰 / 363

后记 / 370

## 引言

一个承载了太多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叠影。人性是一样的,生命里都有光和尘埃,因了磨难与砥砺,因了思悟与修为,有了不同的境界,也就有了不同的生命价值。

宋丰年迈着缓稳的步子走在郑州市宋砦村的街道上。这位年近七旬的长者,面目白净,眉宇朗阔,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他身着一袭挺括的藏青色春服,领口立着洁白的衬衫领子,脚上圆口黑布鞋,柔白的鞋底轻叩着路面……宋砦,这个占地千余亩的城中村,纵横交织的街道上串缀着大小商铺门店、豪华宾馆、大型五金机电商贸市场、中学、小学、省会一流的幼儿园,还有银行、税务、消防……在村民居住的第一家园与第二家园的楼群间,铺展着两个花木扶疏流绿滴翠的广场,东望塑着汉白玉毛泽东像,西望塑着汉白玉邓小平像,两广场隔街相向呼应。广场上歌乐漾荡,妇女们在跳舞健身。在博颂路十字路口西北面,坐落着应天阁佛寺,宋丰年停下脚步,面容慈和地向上望了望寺前春叶初绽的香樟树……

宋砦,这个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当下,陷于省会包围之中的村落,在村总支书记宋丰年的带领下,大胆创新机制,不失

时机地顺利完成了改造,在全国城中村改造中以独领风骚的华丽转身十分从容地融入了都市之中。

昔日宋砦,地处郑州市北郊,是个半种庄稼半种蔬菜的小村庄。若将镜头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这脚下,一条宽不盈丈的泥土小路,交叉东西南北。路旁污水流淌,长着枯荣荣的杂草,汪着腐腥,生蚊纳蝇。连片低矮窄狭的茅屋和平房,破敝、贫陋。靠种粮卖菜的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800元,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发展才是硬道理!”宋砦人紧跟国家改革开放国策,一路腾挪跌宕,放胆变革,今日之宋砦如一颗升起的明星,光耀中原。一个地方如果发展优异,一定是有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宋丰年就是一位胆识过人、胸有大爱、甘于奉献的带头人。他以超前的眼光,超迈的步子,超人的毅力,超然的襟怀,带领着宋砦人赶潮追浪,瞅准市场,抓住机遇,使宋砦迅速致富,摆脱贫困,完成了资金积累,将一个泥水杂草连蓬草的贫陋村落建成“中原明星村”“全国文明村”“全国十佳小康村”。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宋丰年“全国优秀村民委员会主任”称号,当他手捧冷凝的铜质奖品——“拓荒之牛”时,便觉无愧本心,“站着要给百姓当伞,躺下要给百姓当牛”是他作为村干部的座右铭。宋丰年就是一头“俯首勤耕不问岸”的拓荒牛。他竭尽全力耕耘宋砦曾经贫瘠的土地,也耕耘自己布满荒荆的命运。在他端庄的服饰下,人们不会想到这是一条伤痕累累的身躯。只有宋砦人知道,在他们这

位老书记身上,胸前正中有一道纵长十五厘米的开胸术留下的长疤,左胸下缘有一道十厘米长的开胸术留下的横疤,左胸上缘一块凸起的皮肤下埋着心脏起搏器。从踵至腕,生活的艰辛困厄在他挺拔的躯干上刻下一道又一道生死痕记。然而,从他那张白得有些苍然的脸上,看不到岁月风霜侵袭的枯涩皱纹,他的神情恬静淡然,透着诗书浸润的儒雅,唯有微微上挑的眼梢流露出桀骜与坚毅,眸子中笼着不易为人透见的沧桑云烟。

他曾经是那样卑微,一个被社会鄙弃的“黑五类”子弟,沥血淬炼自己;他又是如此荣耀,获得“全国优秀村民委员会主任”“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两届省市党代会代表,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连续五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他伸出指关节变形的大手与胡锦涛相握,与习近平相握。烟雨人生,他在《满江红·抒怀》中这样写道:历尽世途沧桑道,碎石铺路尤铿锵!



# 上部

一个人体魄与心灵的成长,将逐渐结构出他未来的人生价值理念。

啥时能让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姑姑们家里房梁上馍篮子里都变成白馍该多好呀！白馍与窝头的问题占据了他整个脑子，小脑瓜来来回回地想着，想得头脑发蒙也想不通透，却越想越饿，端直的腰背塌了下来，肚里叽咕叽咕乱叫，心里憋躁躁的……老师还在一个劲儿地教一加一等于二。

那条白日冷清的街道上，忽然间出现了一片闪烁闪烁的灯火。二人随着人群走去，只听四下的巷道里都是杂杂沓沓匆匆急急的脚步声，挑担的、扛篮的、背篓的、推自行车的……人影幢幢。飕飕寒风中，街市出现了，街道上拥满了人，马灯、手电筒来回晃着，卖小猪崽的、卖大米白面的、卖鸡鸭鱼蛋猪羊肉的，男女老幼熙熙攘攘，一个鲜活的集市热闹起来。“鬼集”！这条长长的“鬼集”一直延伸到河岸。

……工作组要组织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宋丰年得到这个消息，浑身的血直往头顶上涌。从小就看重荣名，用血和生命争得“特级战斗英雄”荣誉的他，怎能忍受站在台子上，让众人推来搡去，指鼻子戳脸批斗呢？天黑了，黑得像一口锅似的罩住了宋砦，宋丰年跑了。他撇下妻子儿女，走进了黢黑的旷野，走出了自己为之呕心沥血百般眷恋的宋砦村……

## 雪舞丰年

朔风横扫过黄河凌面，呼啸着翻过邛山头，挟来漫天飞雪，顷刻间如绢似纱漫过旷野，雪色笼罩了远近大小村落。

夜色降临的时候，宋砦村一处颓垣残壁的院落中，三间草屋的西间亮起了灯光，一个初产孕妇正承受着临产的剧烈阵痛。婆母和接生的老娘婆守在床前，方桌上黑瓷瓿里的灯苗儿被贼风吹得闪闪烁烁，床前泥火盆里燃着木柴火。坐在东间里的公爹、丈夫、小叔子屏声敛息静候在黑暗里，公爹宋庆喜噙着长长的烟袋杆一口一口地吸着，烟锅里一红一红闪动着他兴奋与不安的期待。寒风啾溜溜刮过窗棂，院子里树枝上的雪“噗噗”落下来……晚8时左右，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从西间冲出，撼动了三间草屋，划破宋砦村的夜空，和进风雪的呼啸里。

宋庆喜和大儿子宋福保霍地从板凳上弹起，冲到外间，只听西间里传出欢喜的话语：“小子，小子……”

“是小子？”宋庆喜隔着门帘大声追问。

“是小子！”

宋庆喜听到肯定的回答，原地兜了个圈，一拍脑门，拉开

屋门朝外走去。

“爹，你干啥？”

“去你耿爷家，给孩儿起名！”

宋庆喜踏着厚雪大步朝村南头耿家走去，耿家是村上的大户，祖上出过秀才。夜晚的雪色有了浓艳浅淡的韵致，纷纷扬扬的飞雪似杏花梨花芦花漫天欢舞，轻盈曼妙，娇娆婀娜，若随风旋起，便裹成绒绒的一团，白绣球花似的乘风而上，悠然轻扬，然后缓缓飘落莹莹地散逸开来，似在欢贺新生命的降临。

宋庆喜抬手“砰砰砰”叩了叩耿家的大门。这是一处土坯院落，只是比一般人家多了几间草房子而已。院门开了，一位长者慌忙把宋庆喜让进门里，一同进了堂屋，“转生（宋庆喜小名）侄子，有啥事啦？”说着掩上屋门，把他让到八仙桌旁的椅子上坐下。

宋庆喜一边拍掉肩头的雪花一边坐下来，“耿叔，福保家拾了，拾了个小子！”桌子上高脚灯台碗里灯火苗的光晕映在宋庆喜兴奋且冻得发红的脸上。

“噫，大喜呀！家门旺，好福气！”

“刚落地，俺就往这儿跑，耿叔，你学问大，给孩儿起个名，起个叫着响亮的名！”宋庆喜向前欠着身子，眯眼笑望着对方。

长者叫耿万卿，他悠然捋了捋银白的胡须笑道：“那得容我好好想想，名字是要叫上一辈子的！”他在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低喃着，“属猪，腊月十一，这会儿，戌时了吧？”他扭

头望着宋庆喜。

“戌时了。”宋庆喜肯定地应道。

两人正说着，“呼——”一股狂风破门而入，裹进一地雪花，灯苗儿险些被吹灭。“好大的雪呀，要捂出个好年景哩！”耿万卿说着起身去关门，他朝外望了望，漫天鹅毛鹤羽般的飞雪呀！他忽然双掌一击，转身笑道：“有了！有了！天降瑞雪，丰年在望，就叫丰年吧！”

“丰年？”宋庆喜眸子也是一亮。

耿万卿关好门坐回椅子上，慢条斯理地说道：“转生侄子，这‘丰年’一词可有一说哩，《诗经·周颂》中有一篇就叫《丰年》，是丰收之后向列祖列宗上报表颂，祭祀时唱的乐歌。”

“哦，《诗经·周颂》，照您说，周天子也唱颂过？”

“天子庶民，谁都盼丰年哪！诗里唱着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秭……’意思就是丰年多黍多谷米，谷场边有高大的粮仓，万斗亿斛收进粮仓，多酿美酒敬献先人，祈求洪福普降万户……”

宋庆喜钦敬地听耿万卿说着，只觉浑身筋骨都来了劲儿，他欢喜地站起身，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说：“耿叔，这名字起得真好！宋丰年，送丰年，是老天爷给咱送来了丰年哪！”说着，两人哈哈大笑。

宋丰年出生于1948年元月21日晚8时许，农历丁亥年腊月十一戌时。祖辈世代为农，穷穷富富。由于连年战乱，民

不聊生,他出生时,家境贫陋破敝,仅有薄地二亩,草屋三间。爷爷宋庆喜,奶奶孙桂兰。父亲兄妹三人,姑姑已出嫁,叔叔尚小。父亲宋福保小学毕业,除了务农,时常跑些小生意。母亲陈兰英,朴实勤勉,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

小丰年的降生,给这个庄户人家带来了幸福和希望,作为长子长孙自是十二分的娇贵。满月这天,宋庆喜便要给孙子“闯姓”。“闯姓”是当地风俗,就是给孩子认干爹,为孩子求得更多的护佑。黎明时分,由长辈抱着婴孩朝太阳升起的东方直走,路上所遇的一个人,孩子就要认为干爹或者干娘,请其给孩子起个乳名,两家就成了亲戚。如果碰不到人,那么,所遇到的任何一物或第一个牲畜动物,哪怕是只狗儿、是块石头,也以此作为孩子的乳名。人们认为所“闯”到的生灵皆通神明之德,寄寓着神明护佑的旨意。母亲把小丰年包裹好,由父亲抱着,爷爷跟着,祖孙三代朝着远天泛起的玫紫晨光一路走去。子嗣的传承,对幸福吉祥的祈望,对生活的希冀,深蕴在他们虔诚的步履之中,脚下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心中充满了晨曦的明丽……

清冷的旷野里,田畛阡陌,绿油油的麦苗儿已春息萌动。青青的晨霭里,远处小路上位背着粪筐拿着粪叉拾粪的老汉,正低头顾盼慢悠悠走着。

“闯”姓的小丰年“闯”到了这位老汉,宋福保抱着儿子赶紧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老哥!”朝老人跪了下来……老汉掀开襁褓一眼看见漂亮可爱的婴孩,顿时眉眼堆笑,心花怒放,

大清早起来拾粪,不想拾到了个干儿子。相互道过姓氏,宋庆喜和宋福保甚是欣喜,老汉姓李,是邻村庙李人,“木子李”这个姓氏吉祥如意,李,“立”也,立身扬名啊!天意情缘,自此,小丰年生命里平添了一份呵护和暖情,两家遂结为干亲,逢年过节有了礼仪往来。

1948,宋丰年出生的这一年,正是国共对决的关键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淮海战役前,首先攻克郑州。10月22日夜,中原野战军发起了郑州战役,重兵包围了集结在郑州城北老鸦陈、固城的国民党队伍。小丰年的姥姥家在老鸦陈,距宋砦仅5里路。老鸦陈是一个大村庄,一村南北两座大寨子,寨墙上能御车跑马,国民党的指挥机关、辎重、主力都集中在老鸦陈寨子里。22日夜,解放军发起歼灭战,国民党军队一万余人全部被解决。23日,邙山头及黄河铁桥的国民党守军被歼。解放军占领了郑州,控制了平汉、陇海铁路枢纽。老鸦陈战火烧亮夜空,枪炮声撼动这片土地时,小丰年被母亲紧紧护在怀抱之中,不知他是否听到了喋血的厮杀声,小丰年对战争没有记忆。后来的日子里,他听奶奶说,家中当时收留过一个身上溃烂的伤兵,不知是国军还是解放军,一家人向来乐善好施,一直给那人疗好了伤。那人在他家住了很长时间,像家人一样帮着种地干活。

## 自在童年

小丰年有记忆的时候,已是“雄鸡一唱天下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了。

宋砦是个小村落,人家不过百户,民风淳朴,人情敦厚。居住着宋、耿、朱三个姓氏,宋氏一姓人口最多。

小丰年在宋氏一族中辈分最低,对有些同龄孩子,他得叫人家老爷(曾祖父),这使小丰年在乡亲父老间尽享殊荣。他悠闲自在,常常嬉戏于村巷或邻里庭院之中,玩耍于蒿草蓬蔓丛里,奔跑在畛陌畦埂之上……在村子里,他随兴所致,从这一家院里出来,串到那一家屋里,羊圈鸡窝都会去看看。随意走到哪儿都会得到呵护,饿了仰着小脑袋直往人家房梁上吊着的馍篮子上瞅,“丰年想吃馍啰——”,那当老爷、老奶、大爷、姑姑的,都会蹑着脚从篮里拿馍给他吃。饿了有人给吃的,渴了有人给喝的,困了,指不定就睡到了谁家。在他稚嫩的情感世界里,整个村子都是他暖融融的家,树荫下草垛边也会让他倒头做上一个甜梦。奶奶常站在村道上喊:“丰年——丰年——丰年哩?”他听见喊声,就乖乖地回家。有时他会在梦寐中被人抱着送回家里。小丰年悠游在暖融融的乡情的泛

爱之中,他常常唱着奶奶教的儿歌:“月奶奶,黄巴巴,八月十五到俺家,又有月饼又有瓜,随你吃随你拿,拿到你家看你大(爹)。”在他清澈的眸子里,到处是明媚的阳光。

门口来了讨饭的,奶奶就掰半个窝头叫小丰年拿着送给讨饭的。讨饭人多,有时一个饭时就来六七个,奶奶说:“都要给口吃的。”她就把窝头掰成一牙儿一牙儿让小丰年送,小丰年就一会儿一趟地跑,他很乐意这样颠颠地跑来跑去,从不鄙夷地驱赶他们。渐渐养成了习惯,只要看见有要饭的来,他就慌着问奶奶要馍,当他把馍递到要饭人手里时,对方温和的目光就会落在他的的小脸上,善意就在手与手间一次次传递,每朝那伸过来的黑干枯瘦的手中递过去一块馍,小丰年心里就会摇曳起一阵愉悦。他知道,一家给上一口,这人转一个村子也就吃饱了。这种愉悦滋养着他幼小的心灵,爱与被爱都是温润幸福的感觉,施惠与人的善行就这样在他稚嫩的生命里发育着……

有那么一个春节,竟让小丰年心里纠结难耐。他在邻居家院里玩耍,看见人家上房屋里的方桌上搁着一个周周正正的点心包儿,黄色的纸包上封着艳红的礼签。莫大的诱惑吸引着他,他走进了屋里,来到了桌前,晶亮的眸子穿透草纸,仿佛看到了里面一个个甜津津的灌糖角、眉豆角、薄脆、桃酥……哪一块咬进嘴里都会从舌尖香甜到心底,嘴里的涎水开始旺盛地分泌起来。然而,没人打开让他吃。他就在桌前蹭来蹭去,忍耐着自己的吃欲,直到听见奶奶唤他回家的声

音,才不得不咽了一口涎水离去了。

他回到家里,仍心心念念惦着那个点心包儿,不一会儿就又跑来了。他扒着门框往里瞧,渴望点心包能灿烂地摊开在桌子上,可那黄纸包压着刺眼的红礼签仍原封不动地搁在那儿,看似一层纸,却是铁定的规约,他是不能去动的。纯朴的家庭,使他自小就有基本的道德修束。然而,只要诱惑的条件在,条件反射的兴奋就不会消失,欲念就会越来越强烈。小丰年不能不一趟一趟地往这儿跑,探头探脑地看一回又一回,总是空咽一口涎水。这一回,他终于忍无可忍,机灵的小脑瓜开始转动起来,看看屋里没人,就走了进去,踮着脚趴到桌前,抬起小手悄悄从纸包下面撕开一个小口,小指头伸进去,掏出了一个弯弯的点着玫红的眉豆角,一口填进了嘴里,糖稀从脆皮中溢出,瞬间裹满了舌头,长年累月缺乏糖果滋润的口腔顿时味蕾绽放,满嘴绵香甘甜……他只敢掏一个就慌忙离去了,但这香甜的诱惑太强烈了,让人无法克制贪馋的食欲,他就一天几趟往人家屋里跑,趁着没人,掏一个,掏一个……一连数天,纸包渐渐瘪了下去,直到把那一包点心掏空。

空了的纸壳仍有模有样地封着红礼签搁在桌子上。里面还有渣末呢!他再一次跑来,趴在桌沿上,小手伸过去往里探索,突然手缩了回来,哎呀!这竟是一个饱满的新点心包儿呀!小丰年心里霎时虚空了,知道事情败露了,口腔里贪馋的涎水立即蔫巴了。他第一次感到了偷吃别人东西的羞臊,好似犯了很大的罪过,瞅着桌上的点心包儿扭着身子惶惶地往